

东风破

——宝钗婚事析疑 一 说

潘禾婴^①

(湖州师范学院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, 浙江 湖州 313000)

摘要:宝钗处世惠泽面面,源于她对儒学本质“仁”的深刻认识,从而异于王夫人一流对儒学形式“礼”的僵守,仁爱与大礼的错位遂使“宝二奶奶”之名无缘宝钗。“金翠辉煌”的服饰是“鲜花着锦”家族的象征,宝钗“素净”到“很离了格儿”的装扮便是丧败的象征,贾母因此借宝琴明拒宝钗。与宝玉佛心相似而红尘无情,宝钗已知一生终将与东风无缘却终究不改自守,“送我上青云”暗蕴逃脱浊世羁绊的心愿,菊词蟹诗的秋意深沉便是走向冬天的心境,“金簪雪里埋”成就了最终遁世的归宿。

关键词:薛宝钗;婚事;大礼;仁爱

《红楼梦》(此文仅论及前八十回曹雪芹著《红楼梦》中的宝钗)第 5 回警幻曲演《终身误》有言:“都道是金玉良姻,俺只念木石前盟。”可 80 回终了,惟见木石前盟缠绵践约,金玉之缘终成虚话。可见空对着“山中高士晶莹雪(薛)”,“终究意难平”的,不仅是宝玉。只是决策婚姻的家长如王夫人、贾母,究竟因了什么难平之意搁置了这段“良姻”?

一 大礼与仁爱的错位

婚姻若以亲疏论,宝玉娘是宝钗的姨娘;若以人品论,宝钗“人多谓黛玉所不及”。王夫人待两人却秋色平分。25 回消息微露,凤姐借吃茶笑黛玉“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”,李纨对宝钗冲淡成“二婶子的诙谐”。可婚姻如何戏言,黛玉岂可戏谑?“二婶子”是王夫人的心腹兼娘家亲,出言哪有空穴之风。譬如下回,王夫人忽添月银摆明袭人“屋里人”的位置,王熙凤遂笑:“我素日说的话如何?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。”那么这次扬言,焉知不是王夫人的代言?王夫人在贾母眼中“不大说话”,宝钗在凤姐口中“不干己事不开口”;王夫人认为“有本事的人,未免就有些调歪”,宝钗做人从来藏愚守拙——形似如此,王夫人却从未明确姐姐的暗示:金锁须等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。王夫人心意何在?

王夫人选媳的首要“沉重而知大礼”,^{[1]116}袭人便是先例。55 回凤姐患病,王夫人恐园中“弄出

大事来”,因请宝钗照看。宝钗虽说“只得”为之,却白天“监察”,临寝“巡查”,下人连“偷着吃酒顽的功夫都没了”。宝钗践诺的“沉重”,王夫人应该眼见为实;而宝钗以“小惠全大体”,王夫人是否识为“知大礼”?宝钗治家既以“兴利节用为纲”,也让仆人“沾带些”“出息”。只是她商贾出身,利人总得利己吧——“家人欢声鼎沸”,王夫人因之笑随颜开?可王夫人眼中何曾有卖身为奴的“家人”?贴身丫鬟死于非命假言“一桩奇事”,园中捡着个绣春囊倒急得“泪如雨下”,只为事关“这性命脸皮”。王夫人的轻重当以“大礼”为权衡。“大礼”便是三纲五常统领的封建等级,上下有序,尊卑霄壤。宝钗理家顾及“人人”惠及“个个”,岂非模糊了“大礼”?王夫人对“个个欢喜异常”的业绩不置一辞,这就是不以为然吧。

“行事大方,心地老实”是王夫人择媳的另一要件。^{[1]116}宝钗行事便是赵姨娘看着也“又展样,又大方”,^{[1]953-954}“没时运”如贾环辈也得礼一份。赵姨娘“心中甚是欢喜”,居然想让王夫人“也喜欢喜欢”,岂料被抹了“一鼻子灰”,显见太太怒火中烧。宝钗或许不欲赵姨娘生事,但比较亲姨妈生气,轻重悬殊太过。探春为不使太太“寒心”,不惜让姨娘“没脸”,那可是自己的亲娘!黛玉辈更是从来“正眼也不瞧”。大伙儿同仇敌忾,姨甥不偏不倚,小妾

① 收稿日期: 2008-02-29

作者简介:潘禾婴,女,浙江温岭人,湖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。

岂非得脸?赵姨娘四面竖敌独尊宝钗,夫人岂非没脸?与私情,这叫不知好歹;与“大礼”,更是背道而驰。所谓一之为甚,岂可再乎?王夫人惯于小题大做:行事叛道因循心地不轨,哪有“老实”可言?王夫人从来睚眦必报:金钏覆辙在前晴雯重蹈于后。宝钗此举刺眼刺心,种下蒺藜还能收获其他?

王夫人难道不记得宝钗援手?32回在金钏儿的悲剧中,宝钗以“失足落井”的推理否定了“赌气投井”的假设,免了姨妈“心不安”。若说因此解构了抗争的意义,那确是源出阶级的义愤;可如果清楚彼此的亲疏,在常情上并无大过。宝钗取自己的新衣妆裹了金钏,忌讳的岂止林妹妹,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这个烈性姑娘略尽心意吗?当然也可以说假仁假义,但其时“鸦雀无闻”,宝钗伪饰给谁看,又有哪位金枝玉叶对此表示了些许仁慈?只是她虽救了姨妈的急,恐怕也添了姨妈的堵吧?妆裹是大礼的终极表现,宝钗却坦言“从来不计较这些”。她的“不计较”是对大礼的无视吗?这如何能让“姨娘(《红楼梦》32回,此处“姨娘”与“姨妈”等义)放心”?

探春为泯灭庶出身份无视亲母,黛玉因与戏子眉目类似勃然变色,即使晴雯,大丫头的威风挥霍也因人而异。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,能言笑晏晏坐于炕头与丫鬟描花样做针线,除了宝钗,你何时在何处见着这一幕?“那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”,闺阁何尝不分轩轻。岫烟的寒酸人所共见,而宝钗嘘寒问烦,“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”,除了与妙玉偶言“槛内”之语,岫烟没有任何朋友。大观园捡抄后宝钗搬出了梨香园。王夫人责问“怎么宝丫头私自回家睡了”,“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,那孩子心重,亲戚们住一场,别得罪了人”。^{[1]1117}王夫人重言“私自”,不满溢于言表;复言“得罪”,表明并非不舍宝钗。宝钗的坚持,王夫人虽以“只好随你便了”顺水推舟,但结语“你太固执了”到底否定了宝钗的“温柔敦厚”。王夫人曾说:“贤妻美妾,然也要性情和顺举止沉重的更好些。”^{[1]1116}“心重”不等于举止沉重;一个“太固执”的人,离“性情和顺”恐怕相去甚远。王夫人最终以“亲戚”重申了宝钗的名分。之后的宝钗行动如常颜色依旧,只她的心底沉没了多少心愿的残骸?

宝钗在赠礼中“不露薄厚”,待人时惠泽面面,应该源于她对儒学本质“仁”的深刻认识,这就异于王夫人一流对儒学形式“礼”的僵守。大礼与仁爱的错位遂使“宝二奶奶”之名无缘宝钗。宝钗精通儒学,洞悉人性善恶;广阅世态,敬畏命运莫测;从而

能不拘表层的贫富贵贱,持中庸一视同仁。她能以小惠取悦下人,并非下人被些许多猪油蒙了心窍,下人就如此好蒙?而是上人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。王熙凤雁过拔毛不论,探春满心兴利除弊,实希望不负太太“看重我”。能记得下人“辛苦闹了一年,也要叫他们剩些”的,除了宝姑娘,谁在当事做?以王夫人的智力,她无法读解;以王夫人的心地,她无法理解更别提欣赏。这是宝钗的悲哀与无奈。宝钗擅长左右逢源,但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时,她表现了她的固执,并且一以贯之,终于付出代价。

二 繁华与丧败的相悖

贾母看宝钗曾青眼有加。35回老太太语惊四座:“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,全不如宝丫头。”“三春”的“不如”显而易见,元妃自不与民女比拟,除了外孙女黛玉,“我们家”再无别的女孩儿。那么“不如宝丫头”什么?凤姐舌灿莲花固然引得贾母心花怒放,黛玉尖牙利齿勾出的是非却让老太太抱怨“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”,因而感慨“不大说话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”。比较“不省事”的黛玉,“稳重和平”的宝钗颇让贾母释怀。鬻资为其过生日,已示倾心之重;“时常”背地里“说宝丫头好”,足见倾心非在一时。更那堪元妃的加盟。薛林在元妃眼中均如“娇花软玉一般”,才华又堪比伯仲,可端午的节礼失衡微妙:独宝钗与宝玉同,且赠品成双作对,除了一领细席——夫妻何需另榻别席,元妃的贺礼意味深长。“金玉”之说眼看顺理成章,却在哪儿搁置了下文?

49回府中“来了好些姑娘奶奶们”,宝琴的风头轻易盖过了宝钗。据探春的看法,“连她姐姐并这些人总不及他”。“不及他”什么?读者和袭人一起诧异“还从哪里再好的去呢”?贾母“欢喜非常”,晚间“一起安寝”,堪比当年的宝黛,更送了一领“金翠辉煌”的凫靥裘。一件衣服稀罕有限,湘云却说“别人穿了,实在不配”。可贾母“这样疼宝玉,也没给他穿”的理由不仅这点吧?那日贾母随凤姐说笑出了东门,“一看四面粉妆银砌,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”,一会儿“宝琴背后转出一个披大红猩猩毡”的宝玉,瞬间的天作之合贾母看着真“比画儿上还好”。或许为了更般配,在下一个雪天老太太特地另赠宝玉一件同样“金翠辉煌”的雀金裘——凫靥裘配雀金裘,贾母在迎合天意吗?只这凫靥裘的主人为何不能是宝钗?就象宝钗对宝琴自嘲,“我哪些儿不如你?”

40回两宴大观园,贾母情绪高涨堪比酒令“一

轮红日出云霄”，薛姨妈湘云以“梅花”“红杏”前呼后拥，黛玉随之罗列“仙杖香桃芍药花”凑趣，刘姥姥的村语更是颠倒一片，惟宝钗酒令以“处处风波处处愁”作结，与当场的情势几成冰火。宝钗留意贾母“往日素喜者”，何以此时败兴如此？她能从吃食饮茶看戏诸多琐碎中让贾母深感“这个孩子细致”，何至这会儿粗疏如此？如果这是智者一失，又怎么解释住处的布置？住处是心性袒露之地：秦可卿情侈，卧室奢华；探春志远，屋内“阔朗”；宝钗人淡如菊，闺房自是素净，但素净至“雪洞一般，……，一色玩器全无，……，衾褥也十分朴素”，^{[1] 555}遂使贾母感叹“太老实了”。贾母多次说到儿媳“老实”，怜惜更是惋惜。“老实”的言外弥漫无趣，“太”倍增变通缺失之憾，甚至有“很离了格儿”的嫌疑。贾母喜好的活法譬如卧室挂幅仇十州的《双艳图》鬓边簪朵大红菊花、听孙媳妇谐语、看刘姥姥打诨、与孙女们嬉笑，这些都与“老实”无涉。老太太爱宝玉，虽说不一定让“玉儿”这两个冤家聚头，倒也未必甘心孙子乏味一世。更重要的是，宝钗素净到“这样”，也使人“忌讳”，却是忌讳什么？

贾政心中有数。22回春灯制谜，贾政看到姑娘们的谜底皆以“不祥之物为戏”，宝钗的谜面“焦首朝朝还暮暮，焦心日日复年年”，更使贾政“愈思愈闷”，以至“大有悲戚之状”。谁愿意娶媳竟如更香般“非永远福寿之辈”？虽然香菱炫耀“我们姑娘的学问连我们姨老爷时常还夸呢”，但娶媳毕竟不是选状元啊。从来出言谨慎的宝钗如何在上元佳节发此“不祥”之音？这是不是太古怪了呢？

薛姨妈肯定说：“宝丫头古怪着呢，他从不爱这些花儿粉儿的。”不事妆饰的宝丫头日常衣着“一色半新不旧”却也罢了，在冬日的琉璃世界，姑娘们譬如黛玉湘云都披红束金，宝琴更是红衣红梅交相辉映。偏偏宝钗身着莲青色鹤氅，与李纨的青褂子黯然联袂，这是未来孀居的先兆吗？若是，那么宝琴这位薛家姑娘，既不乏堂姐的丽色慧心，更添补堂姐的缺憾：言行喜气风格华美，如何不正中贾母下怀？

贾母提亲几成司马昭之心，凤姐了然于胸，薛姨妈会意于怀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已知宝琴花落梅家之后，贾母偏心依旧。53回元宵夜宴，贾母卧榻之侧坐着宝琴湘云黛玉宝玉，宝钗转与迎春岫烟为伍。位次是大礼的形式，也是内心轻重的外表。之前，无论居家筵席还是出门拈香，宝钗从来与黛玉并列。贾母如此张扬地青眼旁落，与其说以宝琴标榜所好，不如说借宝琴明拒宝钗。贾母能够从岸上“清厦旷

朗”推测到薛姑娘的屋子所在，如何不能在素衣净房内体味出薛姑娘本性的“寡淡”，更能于种种“古怪”里预见薛姑娘运数的“丧败”，譬如兴头上的愁绪——这就是贾母的“忌讳”吧。如果“金翠辉煌”的衣饰是“鲜花着锦”家族的表征，那么“素净”到“很离了格儿”的装扮便是丧败的象征吧。如此，企盼繁华千秋的最高家长贾母怎么不深深忌讳啊。薛姨妈后来当黛玉面向宝钗道，“把你林妹妹定于他（宝玉）”，“老太太必喜欢的”。薛姨妈深谙贾母，这次的主意不该是虚应故事，母亲以声东击西的方式告知了女儿心事成空。

三 自守与遁世的因果

宝玉不爱宝钗，与爱黛玉不构成因果。宝玉言于黛玉不可能“为她疏你”的理由，一是时间的“先不僭后”，再是血缘的“亲不间疏”，这只是托词。宝玉引黛玉为“知己”，前提是黛玉不说“混帐话”。但“知己”不是“爱”的必要条件。宝玉或许会因黛玉说“混帐话”与她“生分”，却不会因宝钗不说“混帐话”从此亲密。志同是道合的前提，却不是情爱的充分条件。在许多时候，宝钗似乎更能切中宝玉的心思并使他言听计从：宝玉欲饮冷酒，宝钗款款劝阻，宝玉“依得比圣旨还快”；大观园题额，宝钗以“绿蜡”替去“绿玉”，一字之变，宝玉“不觉洞开心臆”；宝钗念一曲《寄生草》宝玉“喜得拍膝画圈”，黛玉酸语频频却屡不能禁。更何况两人在经济仕途上南辕北辙，于向佛处偏偏殊途同归：宝玉偶占偈语，宝钗悟彻机锋；宝钗叹词蕴禅意“填得极妙”，宝玉也“称赞不已”。只是佛心投缘未必红尘有情，情爱的发生还需要什么？

是性情的相投么？比较黛玉，宝玉与宝钗并不缺少相似处。宝玉黛玉是在“闲”上相似：黛玉“好一年的功夫只织得一个香袋儿”，宝玉呢，三四年的功夫，字写了“才有五六十篇”，闲度人生如出一辙。宝玉宝钗是在“忙”上相仿：37回宝钗打趣宝玉“无事忙”，这也是夫子自道。两人一般的锦衣玉食却一般地忙得不亦乐乎：宝玉是为情而忙，替黛玉解闷，代湘云掖被，抚慰平儿香菱，祭奠金钗晴雯，“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”；宝钗是为事而忙，为妈妈解忧，为姨妈宽心，为宝玉黛玉送药，为湘云岫烟排难，俨然众人的姐姐。两人都关注他人，只情状不同：宝玉时时“忘我”，譬如热汤泼了手，反问玉钏儿“可烫着了”；自个儿淋着雨，倒催龄官“可湿着了”。宝钗处处“克己”，自己减了佩饰，却惦记岫烟的衣着；大瓜果自认“命小福薄不配吃”，反拿“一大包雪燕窝”

与黛玉养身;夜夜灯下针黹不辍,却心怜湘云“做活做到三更天”。更兼宝玉对姑娘一视同仁,宝钗待姐妹不分厚薄,她们都是黛玉目中无人的反面。俗语说“同性相斥,异性相吸”,“性”如果定义为“性情”,或许多少能解释宝玉的情感走向。试想黛玉若柔顺如袭人通达似宝钗,宝玉会在花香温语中心生倦意吗?宝玉是“富贵闲人”,尽可消受黛玉的风情万端,情海冲浪之趣或许类似火中取栗?宝玉又是“凤凰儿”,万千宠爱集一身,宝钗的体贴与袭人类似,可减了娇嗔添了说教,一派姐姐甚至“师傅”的风度,你既无小鸟依人之态,让人怎起怜香惜玉之意?宝玉又何尝缺失姐姐之爱,既有堂姐迎春,更有“情状有如母子”的胞姐元妃,曾经沧海,宝玉怎会对宝钗之情体味独特啊。

更重要的理由恐怕源自天性。宝玉初见黛玉说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”,撇开宿命不提,色之天平已经倾斜。其后对“眉眼又有些象林妹妹”的晴雯百般娇纵,为“大有林黛玉之态”的龄官一时痴迷,都可佐证倾心的与生俱来。只是倾心不防碍左顾右盼,更不可能无视宝钗的“艳冠群芳”。但日常的宝钗只淡妆素裹,怡然淹没于花团锦簇。宝钗咏白海棠,中有“珍重芳姿昼掩门”“淡极始知花更艳”之句,可见素淡是一种掩映,初为芳姿自重。譬如黛玉“风流婉转”,薛蟠一眼瞥见已“酥倒在那里”,宝玉寻常却不为宝钗的“眼似水杏”目炫神驰。素淡又是一种凸现,粉饰之淡,方衬本色之艳;正是日常掩映,偶尔的艳遇才摄人心魄。“羞拢红麝串”之际,宝钗“雪白的一段酥臂”到底使宝玉领略了有别黛玉的“另具一种妩媚风流”,“不觉就呆了”的宝玉“不觉动了羡慕之心”,而宝钗的“不好意思”也是心动波及的涟漪吧。

在宝钗的理念中,女子“总以贞静为主”,^{[1]913}外化成装饰的素净素朴,行动的藏愚守拙,但这未必是宝钗的本我。莺儿原名黄金莺,契合“钗于奁内待时飞”中“钗”的成色与“飞”的期待,她的说话行事几乎是宝钗的复制。宝玉一日见“莺儿娇憨婉转,语笑如痴”,“早不胜其情了”,莺儿的风情是宝钗风月的投影吗?一个莺儿已使宝玉颠倒如此,“那更提起宝钗来”!由此推知宝钗的“门”内,还应有风情深掩吧,可这岂非锦衣夜行?宝玉在惊艳的瞬间“不觉”心弦别奏,可足以泯灭欲念的“贞静”门障,到底让见了鸳鸯“腻上身去”与凤姐撒娇“猴在

身上”的宝玉望而怯步,留下“恨没福得摸”的遗憾,但从此失落的下文恐怕不是宝钗希冀的结局吧。

恰似春光乍泄,希冀也有破门的刹那: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!”《临江仙》中因风起舞的柳絮似乎承载了宝钗的青云之志,颠覆了“自携手瓮灌苔盆”的自我写照。其实,就才华而言,别说失玉痴呆的宝玉,就是先前“聪明灵慧”的宝玉,他的学识如何与宝钗比肩?就家世而言,薛家堪比贾府,嫁与宝玉也无非明珠不至于暗投吧?何况即使成就“宝二奶奶”,未来也不过是二爷“随便睡着在床上,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,旁边放着蝇帚子”,^{[1]491}如此家常的念想如何平步“青云”?因此,“送我上青云”逼近真相的可能是:逃脱尘世的羁绊。其实,姨妈的暗示,贾母的明显,宝钗应知“不如”的岂止宝琴;而宝黛的胶着,宝钗当晓“金玉”终究不敌“木石”;更兼家事荒唐家境颓败,真是生亦何欢!宝钗不似黛玉眉蹙春山形诸于色,可郁结又不能消弭于无形,灯谜的焦灼酒令的愁意到底泄漏了心声甚至渲染了衣带,但除了忍无可忍作“机带双敲”,一闪而过形“哭泣之状”,宝钗神态永远的平和一如她在归宿上的别无选择。与她处世的机变相反,她的自守始终如一。宝钗自比柳絮,只因她深知自己“无根无绊”,虽比探春的风筝少了牵线,但生命的起舞终需东风摇曳。而宝钗命中的东风何时而至?如果已知一生无缘东风终究羁绊尘世,那么菊词蟹诗的秋意深沉便是走向冬天的心境,而“金簪雪里埋”或许最终成就了遁世的归宿?如果是,那么就能解释宝钗对佛学至深的理解,因为这暗示了她对“空门”兴趣的非同一般。兴趣的发生该是缘于活着无尽的烦恼吧,而禅,恰如当代衍真和尚所言,“是熄灭烦恼的智慧”。

莺儿曾对宝玉说:“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,模样儿还在其次。”莺儿所说的好处,哪几样是世人没有的,局中人看到了吗?局外人悟到了吗?这是曹雪芹雪藏宝钗留下的谜面吧,她的谜底是多么诱人啊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曹雪芹,高鹗.红楼梦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2

(责任编辑:黄声波)